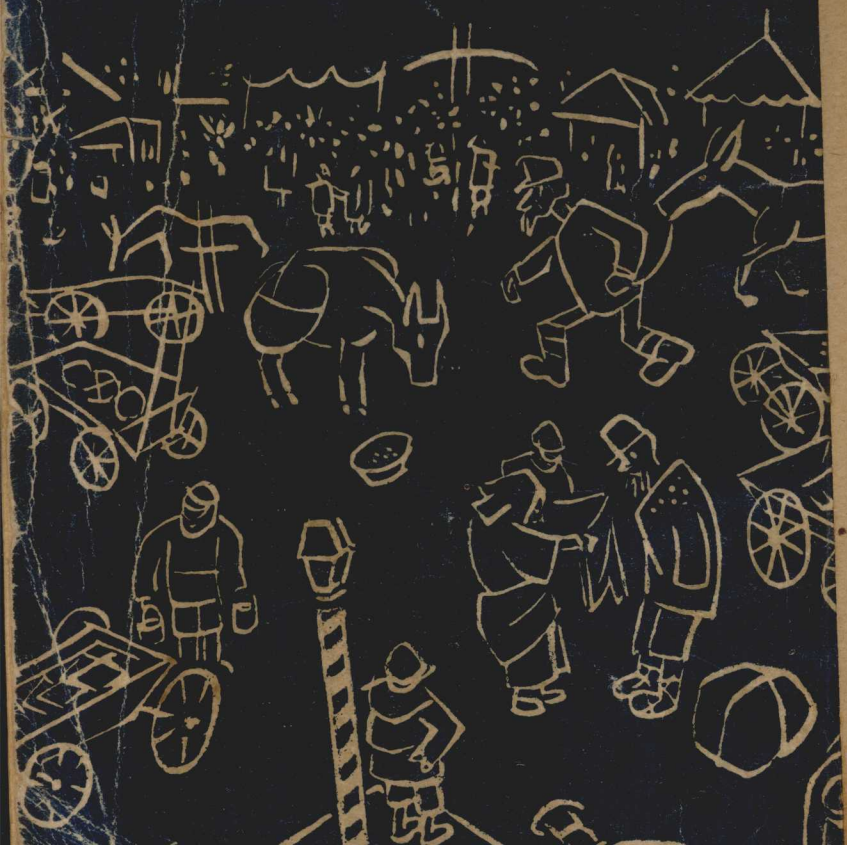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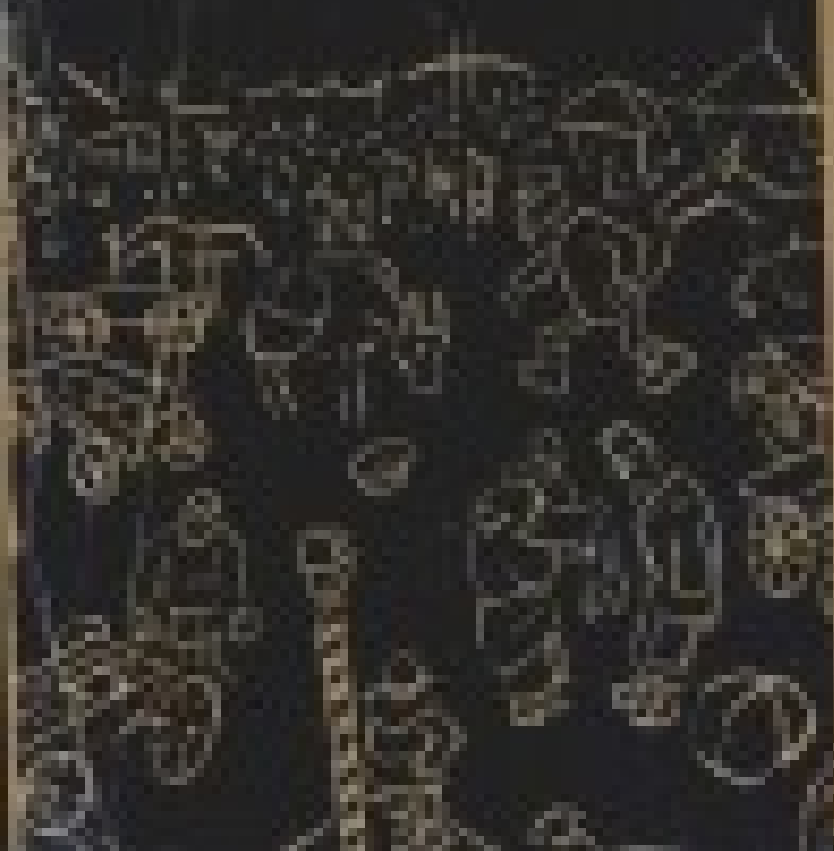


動盪中的 新農村



動物圖中
新成農村



李偉森譯

動盪中的新俄農村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初版——二〇〇〇

動盪中的新俄農村

實價一元二角

著者 美國欣都士

譯者 李偉森

上海四馬路

發行處 北新書局

分發行處

南京花牌樓
北平琉璃廠
廣州永漢北路

北新書局

目次

引言·····	一
第一章 車上·····	一一
第二章 途中·····	五九
第三章 故居·····	八五
第四章 舊鄉·····	一一三
第五章 村磨坊內·····	一三一
第六章 農村市集·····	一九六
第七章 羣衆之聲·····	一九九
第八章 新青年·····	二四三
第九章 婦女之聲·····	二八七

第十章	紅色地主·····	三一九
第十一章	一個新婦人·····	三五九
第十二章	最後的一個哈姆雷德·····	三九一
第十三章	農民之前途·····	四三一

引言

我到俄羅斯，不是去謁見托洛斯基，齊切林，斯達林，季諾維夫，或是任何著名的革命領袖的。關於他們的話已經寫得太多了，而他們並不是俄羅斯。他們只是在舞臺上石灰燈光下的人物。明天他們或許便會消滅，在俄羅斯的和世界的歷史上遺留着一個多少還深刻，多少還有彩色的印像而消滅去。他們必定會消滅的，僅僅死亡便可迫他們走上末路。領袖像海洋上的輪船一樣——他們此來彼往地航行着；可是人民却像海洋本身一樣——他們是永遠留住着的。

我到俄羅斯，不是去研究理論或問題的。那樣當然只是步着他人的——許多他人的後塵而已。而且，自從巴黎和會以來，全世界的理論與問題實在太多了，在俄羅斯和其他的國家中，這兩者的喧嚷若能有一時的休止，我推想大家必然是非常樂意的。

我到俄羅斯，不是去搜求什麼兇殘的事跡的。那樣當然是很容易的事，再沒有比這還容易的事了。一種革命的含義便是流血，暴亂，兇殘；牠的犧牲者，在俄羅斯有很多很多，自然有着許多傷心的故事要訴說，——再沒有比這些故事更傷心的了。實在，我絕對不必跨入蘇維埃共和國國境，便可以集成如韋氏大字典那樣一厚冊的恐怖的故事，那些故事必能使人心驚胆顫，即令是一個波蘭人，亦必不能無動於中。在歐洲的各大都會裏，特別是在德意志與斯干底納維亞諸國的咖啡館中，俱樂部裏，圖書館內，乃至茶樓酒肆上，我遇見了許多可敬的男女士紳，前俄羅斯貴族，智識份子，商人階級，並且還有些非俄羅斯人，他們談起這些故事，莫不口若懸河，絕無倦容。可是，我想，在我動身遊歷的時候，俄羅斯恐怖故事的題材早已說盡了，因此兇殘事跡這一主題，在我看來，實在太濫調了，既不能引起讀者的興趣，亦無甚價值可言。……

我到俄羅斯，不是去窺探第三國際推翻世界現存政府的計謀與策略的。這固

然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或許對於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這實在是不能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特別是在報紙上與政治團體中正紛紛議論共產黨努力煽動世界革命的今日。可是，這是一種獵犬的職業，而我不是獵犬，沒有這種幹才亦沒有這種志願。

我到俄羅斯，不是去揭破領袖們和官員們的後臺的陰謀，不是去暴露那般貪圖權威，互相傾軋，排斥異己以謀保全自己的地位的人們的奸計的。這寫出來當然會是一種很生動的故事，並且已有些人嘗試將這種故事暴露在全世界人們的眼前，可是結果却發現自己被困擾在爭論，攻擊，威脅等現象中，事實莫明，真理隱蔽，讀者不僅不能解惑，或許甚至反加厭煩了。

我到俄羅斯，僅僅懷了一個目的——去聽聽民衆的說話。我用民衆 (People) 這一個字不是照英文的原意用的，是用的俄文的字意，牠的含義便是『愚魯的羣衆』(似乎相當於我們所說的，『老百姓』——譯者)，即是指那班『木希克』，那

班農民。我們分析到最後，認定他纔是俄羅斯。誠然，不是那發公文，致哀第
美敦書，簽訂條約，招待大使，接見外國新聞記者，老是佔有新聞紙上的頭等地位
的俄羅斯，而是那勞役的，生產的，並且奮鬥到死的俄羅斯。

並且這個俄羅斯的消息是很少傳到外面的。這個俄羅斯包含有一万万以上
的人口，是全世界白色人種中的一個最大的單位。幾乎與美國全人口一樣多，可是外
界是絕少知道他的，無論是普通人抑或是政治家與政論家，都是一樣。究其原因
何在，我不知道。當然不是因為他沒有故事可以訴說。他有着如從那紛亂的地
帶所傳出的一樣生動且有意義的故事。加之，這個俄羅斯是毫無忌憚的來申訴衷
曲的。這個俄羅斯所說的，都是在他的全部歷史中未曾說過的事。自然，這個
俄羅斯沒有住在交通大道的近傍，亦遠隔在大都會的喧囂繁華之外。他沒有如莫
斯科所有的 Садов 旅館，那寢室與浴室相連的，有着極奢華的膳廳，有着服裝整
潔且會講法語，德語，英語的侍者的旅館，來供奉新聞記者。這個俄羅斯，就表

面看來，是粗鄙的，污穢的，難看相的，並且在未會了解並習於他的生活的人看來，是落落寡合令人生畏的。

然而，他是具有權力的俄羅斯。確實的，他沒有意識着他的勢力。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他未曾使用過他的勢力。進攻，他是不能的。襲擊，他是不能的。可是用他自己的那種無組織的，消極的方法，他能夠抗禦一切，並且還有可計的效果哩。新經濟政策之承認私有財產的法律地位，農村中僱傭勞動的禁令之撤消，農村的政治權力之擴大，定期的減低日用必需品的價格，政府雖受巨大的損失亦不顧及，最近對私有財產更給了大的讓步，新經濟政策的範圍因之更寬大了，——凡此種種，主要的都是爲了取得這個俄羅斯的歡心，即適應農民的需要。

革命的機運與農民的機運有着錯綜而密切的關連，這是毫無疑義的。關於這一點，外國人甚至或許還不了然，可是俄羅斯現在的統治者是認識得很清楚的。

托洛斯基與他的反對者衝突的原因大部份亦就他們對於農民態度的異趣。托洛斯基

基是一個倔強不撓的革命者，他一定要農民惟無產階級的馬首是瞻，完全依無產階級的利益與革命的目的而行事。可是力與願違，他沒有方法遂其初志。誠然，目前農民還是容易受宰制的。他沒有組織起來。他還缺乏政治觀念。他還怯於與政府當局交戰。可是將來他永遠會如此麼？並且，倘使他竟從現在握有政權的革命黨的統治之下分裂出去，他會落到誰的——誰的手中去呢？沒有人知道。沒有人能夠斷言。可是果真如此，多數黨的領袖們是沒有希望了的。革命必須得到農民的支助才能成功——『面向農村去』（'Facing the village'）這個新口號便完全是對於那個信念的一種表白。所以纔發生關於農民的這種熱烈的爭論，纔有關於農民問題，他的需要，他的同情，他的力量，他的將來……等等的研究與辯論，纔有這種不顧死活的企求滿足農民的努力。

在歐戰以前我便已知道農民的俄羅斯。有一時期我曾經是其中的一份子，在多年內戰以後，我想再去看他。我想知道農民對於革命，多數黨，蘇維埃以及

就在他的眼前出現的那新社會組織的全部——對於這一切他是怎樣想法的。我想知道革命對於農民究竟有些什麼影響——革命將他的舊的生活方式打倒了嗎？將他對於政府，社會，人類，生活，道德，宗教等的舊觀念排除了嗎？革命用了一種新勇氣，一種新希望，一種新志願使得農民受了大感悟嗎？革命使得他更加愉快，更可驕矜，更有知識嗎？或者革命反在他的身上加上了一道新的桎梏，一層新的黑暗，一場新的災難呢？我想看看，革命在農民的腦網上究竟留下了怎樣的印像。

我會講俄國農民的方言，我是直接到他們中間去的。我可以隨我的高興，願意到那裏就到那裏。我的美國護照，經過了莫斯科當局的正式簽字，任何機關，任何地方，對於我都是開放的。沒有人曾經阻攔我過。沒有人麻煩我過。沿瓦爾加河而下，通過韃靼共和國，烏克蘭，白俄羅斯，中俄羅斯，哥薩克居留地，我從這一村到那一村，有車就乘車，沒有車的地方就騎馬或步行。我就和農民一

道住在他們的家中，和他們一道到田中去作工，他們的教堂中，他們的跳舞會中，他們的祭日的儀式中，他們的婚禮中，他們的殯儀中，他們的羣衆大會中——這一切的場合我都去參加的。

隨後，我到我幼年生長的故鄉裏去，是一個約有一百五十家人烟的小村，座落在俄羅斯中部的泥地中，天色晴好路途乾燥的時候，從火車站半天可以走到，天色不好的時候——唉，走起來倒要些時光哩。我探望了我的舊居，會見了老朋友和舊日的遊伴；那就是，那些在戰爭，革命和瘟疫的攻擊中幸免於死的，他們中還有許多遭了不幸——咳，可憐有許多呵！遇見了每一個熟識的與不熟識的，老年男人，老年女人，青年人，男孩和女孩，共產黨人，非共產黨人，我都和他們接談。我還去探望過牧師，司事和區教堂中唱聖詩的人。我也到過蘇維埃的辦公處，蘇維埃的法庭，蘇維埃的學校，蘇維埃的運動場，蘇維埃的兒童公育院。一切我所聽見的，觀察到的，見且有時感覺到的，我都寫下來了，就是本書後面所記載的，

並且我可以向讀者担保，在我的故鄉這一村中農民的故事，實在就是全俄羅斯農民的故事。只是爲了這個原故，我纔將這些稿件來印行。

然而，我要警告讀者，這並不是什麼很動人的冒險的故事。這也不是一種文藝作品。毋甯說，這不過是一種在辛苦的和痛快的工作中的簡樸的人民之生活的記錄罷了。

新俄鄉村印象

第一章 車中

這是一個黑暗的雨夜。Drozhky（小馬車）沿着M城內暗澹的冷落的鴛卵石
的街上轆轤作響地趨行着，一陣陣的冷風吹着雨點打在我的面上。Izvoschik
（馬車夫）的口中不斷地咯咯作聲，並揮着他的長鞭，像一般的俄國馬車夫催促他
們的馬兒快跑時所作的一樣。許多次，他轉身過來說一些道歉的話，爲的是車蓬
破了，坐位又沒有墊褥。一位美國的紳士却不得已要坐這樣一部破舊不堪的車，
他覺得非常難過。可是他又有什麼辦法呢？現在他所能希望的最高限度不過是
自己吃的麵包和老馬吃的乾草。……這可惡的革命呵！……馬車夫所受的災難比任